

海底两万里句子

1.
到早晨一点左右，我感到极端疲倦。我的四肢痉挛得很厉害，渐渐发硬，不能灵活运用了。康塞尔不得不过来支持我，我们保全生命的担子于是完全落在他一人身上。不久我听到这个可怜人发喘了；他的呼吸渐渐短促了。我明白他也不能支持很久了。

2.
我至今仍能看到尼摩船长当时的姿态。他蹲伏在那里，带着令人钦佩的冷静等待着那头巨大的鲨鱼。当鲨鱼冲向他的时候，他异常敏捷地跳到一旁，躲过了鲨鱼的冲击，同时将短刀深深地刺入了鲨鱼的肋部。不过，一切并没有结束。一场可怕的战斗在继续进行。

3.
我们在很细，很平，没有皱纹，像海滩上只留有潮水痕迹的沙上行走。这种眩人眼目的地毯，像真正的反射镜，把太阳光强烈地反射出去。由此而生出那种强大的光线辐射，透入所有的水层中。

4.
满地都是腔肠动物和棘皮动物。变化不一的叉形虫，孤独生活的角形虫，纯洁的眼球丛，被人叫作雪白珊瑚的耸起作蘑菇形的菌生虫，肌肉盘贴在地上的白头翁……布置成一片花地；再镶上结了天蓝丝绦领子的红花石疣，散在沙间象星宿一般的海星。

5.
我转身看着尼摩船长，这个真正的复仇者、可怖的刽子手，正以带着复仇后快感的眼神看着眼前的场景。当一切结束之后，他才进入他的房间。我看见他在一个年轻妇女与两个小孩的肖像前跪下，双臂向前伸出，突然抽咽起来。

6.

生命是盛开的花朵，它绽放得美丽，舒展，绚丽多姿；生命是精美的小诗，清新流畅，意蕴悠长；生命是优美的乐曲，音律和谐，宛转悠扬；生命是流淌的江河，奔流不息，滚滚向前。

7.

大家一直警戒到天亮，每个人都在准备战斗。各种打鱼的器械都摆在船栏杆边。二副装好了大口径短铰，这短铰能把鱼叉射出一英里远，又装好了打开花弹的长枪，一击中就是致命伤，哪怕最强大的动物也不能例外。尼德·兰本人只是在那里磨他的鱼叉，鱼叉在他的手里就是件可怕的武器。

8.

战舰的甲板上马上就挤满了人，水手和军官像水流一般地从布棚下涌出来了。人人都心头跳动，眼光闪烁，注视着鲸鱼的行动。我非常注意地看着，看得眼睛发黑，简直要变成瞎子了。

9.

这真是一片奇妙又少见的海底森林，生长的都是高大的木本植物，小树上丛生的枝杈都笔直伸向洋面。没有枝条，没有叶脉，像铁杆一样。在这像温带树林一般高大的各种不同的灌木中间，遍地生长着带有生动花朵的各色珊瑚。美丽极了！原来，海底这么迷人！真想也到海底参观。

10.

在挪威沿岸一带的危险海域中，阿龙纳斯、孔塞伊和内德·兰德，乘坐小艇脱离了诺第留斯号，结束了这次穿过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南北两极海洋的海底两万里环球旅行。阿龙纳斯希望：如果尼摩船长老是居住在他所选择的海洋中，但愿所有仇恨都在这颗倔强的心中平息！但愿他这个高明的学者继续做和平的勘探工作！

11.

在那边，距战舰一海里半左右，一个长长的黑色躯体浮出水上一未来。它的尾巴，激动着水，搅成很大的一个漩涡。任何东西的尾巴都不能这样有力地击打海水。这个动物走过，尾后留下一行巨大、雪白耀眼的水

纹，并且描成一条长长的曲线。

12.

在整个一小时内，战舰只能保持着这样的速度，多进二米也办不到！这对于美国海军中的一艘最快的战舰来说，实在是太难堪了。船员中间遍布着不可遏止的愤怒。水手们咒骂怪物，但是，怪物却不理睬他们。法拉古舰长不只是拈着他的那撮浓须，而且现在开始绞起它来了。

13.

生活，就是面对现实微笑，就是越过障碍注视未来；生活，就是用心灵之剪，在人生之路上裁出叶绿的枝头；生活，就是面对困惑或黑暗时，灵魂深处燃起豆的却明亮且微笑的灯火。

14.

如果我们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解剖这个神秘的怪物。要解剖它，就得捉住它；要捉住它，就得叉住它。要叉住它，就得看见它；要看见它，就得碰见它。

15.

所以，我们的命运是完全由指挥这机器的神秘的领航人的意思来决定了。如果他们潜入水中，我们便完了！除了这种情形，那我并不怀疑跟他们取得联系的可能性。正是，如果他们不能造空气，他们一定要常常到洋面上来，更换他们呼吸的空气。所以，船上层必然有一个孔，使船内部可以跟外间的大气互相交流。

16.

我又让自己浸沉在种种空想中了。现在要停止这些空想，因为，在我看来，时间已经把这些空想变成为可怕的现实。我再说一次，当时对于这件怪事的性质有这一种意见，就是大家都一致承认有一种神奇东西的存在，而这种东西和怪诞的大海蛇并没有丝毫共同之点。

17.

安德生船长吩咐马上停船，并且命令一个潜水员下水检查船身的损坏情形。一会儿，他知道船底有一个长两米的大洞。这样一个裂口是没法堵

住的，斯各脱亚号尽管机轮有一半浸在水里，但也必须继续行驶。当时船离克利亚峡还有三百海里，等船驶进公司的码头，已经误了三天期，在这三天里，利物浦的人都为它惶惶不安。

18.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等人们决定要追赶这怪物的时候。怪物再也不出现了。在两个月的时间内，谁都没有得到怪物的消息，也没有海船碰见它。好像这条海麒麟已经得到了人们准备进攻它的情报。因为大家说得太多了，甚至于用大西洋的海底电线来说！所以，喜欢说笑话的人说，这个精灵的东西一定在中途偷听了电报，现在它启己有了防备。不再随便出来。

19.

大厦巍然屹立，是因为有坚强的支柱，理想和信仰就是人生大厦的支柱；航船破浪前行，是因为有指示方向的罗盘，理想和信仰就是人生航船的罗盘；列车奔驰千里，是因为有引导它的铁轨，理想和信仰就是人生列车上的铁轨。

20.

海上风平浪静，天空晴朗无云。长长的船身差不多感不到海洋的阔大波动。一阵轻微的东风吹皱了洋面。天恹全无烟雾，可以望得很远。我们望不见什么。望不见暗礁，望不见小岛。

21.

由于天生就的动摇性，容易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当初最热诚拥护这次远征的人，现在却变成最激烈的反对者了。这次反响从舱底发生，从仓库看守人的岗位传到船参谋部的军官餐厅。毫无疑问，如果不是法拉古舰长特别坚持，这艘船早就掉头往南开开了。

22.

我于是躺在地上，正好躲在藓苔丛林的后面，当我抬起头来，我看见有巨大无比的躯体发出磷光，气势汹汹地走过来我血管中的血都凝结了！我看见逼近我们的是十分厉害的鲛鱼，是一对火鲛，是最可怕的鲨鱼类，尾巴巨大，眼光呆板阴沉，嘴的周围有很多孔，孔中喷出磷质，闪闪

发光。

23.

人生是美好的，又是短暂的。有的人生寂寞，有的人生多彩，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人生追求；人生是一条没有回程的单行线，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所有时光前行。

24.

海带和水藻，受到海水强大密度的影响，坚定不移地沿着垂直线生长。而且这些水草又是静止不动的，当我用手分开它们的时候，一放手，它们立即回复原来的笔直状态。这林子简直就是垂直线的世界。

25.

我也欣赏了无数的水母，是最美丽的水母属，马露因海中特有的茧形水母。有时，它们显出半球形，像很光滑的一把伞，上面有红褐色的条纹，下面垂着十二朵挺有规则的花彩。有时又是一个翻过来的花篮，很美观地从篮中散出红色大片的叶和红色的细枝。

26.

这个贪婪的猛善，用力摇了摇尾巴，然后径直向印度人扑去。采珠人向旁边一一操，避开了鲨鱼的大口，但是却没有躲过鲨鱼的尾巴，因为鱼尾正好打在他的胸部，将他翻倒在海底。

27.

可是天气很好。船在良好的情况中航行，这正是南半球天气恶劣的季节，而这一带的七月却和我们欧洲的一月差不多。不过海是平静的，人们一眼可以看得很远。

28.

这真是一片奇妙又少见的海底森林，生长的都是高大的木本植物，小树上丛生的枝杈都笔直伸向洋面。没有枝条，没有叶脉，像铁杆一样。在这像温带树林一般高大的各种不同的灌木中间，遍地生长着带有生动花朵的各色珊瑚。美丽极了！

29.

十年来，直到现在，凡我为科学而去的地方，康塞尔都跟我去。他自己从不想到旅行的长久或疲劳。不管有多远，不管去什么地方，去中国或是去刚果，他总是提起他的行李箱立即出发他到哪里去都一样，连问也不问。他身体健康，肌肉结实，不在乎疾病，一点也不神经质，就是好像不会用脑子似的，至于思考能力，那就更谈不到了。

30.

森林中生长着高大的树木，这些树形状特殊，树干、树枝全都笔直地生长着，像铁杆一般刺向海面，这连树下的海带和水藻，也是坚定不移地垂直向上生长。这林子简直就是垂直钱的世界。

31.

自由通行的海。近边只有一些散乱的冰块和浮为的冰层，远方一片大海，空中是群鸟世界；水底下有千亿万鱼类，水的颜色随深浅的不同，现出从深浓的靛蓝至橄览的青绿。

32.

海葵像花朵一般开放在珊瑚丛里，它那新鲜花瓣一样在触须在水中微微漂动。当我的手挨近它们时，娇艳的花瓣忽地一下缩回去，“花朵”立刻在我眼前消失了，只留下大块的珊瑚石。

33.

这时候，法拉古舰长正要人解开布洛克林码头缆柱上拴住林肯号的最后几根铁索。看来如果我迟到一刻钟，半刻钟，船就会开走，我也就不能参加这次出奇的、神秘的、难以相信的远征了。这次远征的经过，虽然是真实记录，将来可能还会有人怀疑的。

34.

可是，在他准备投叉的时候，这条鲸鱼立即逃开了，它行动敏捷，照我来看，它的速度每小时至少是三十海里。甚至在我们的船以最快速度航行的时候，它竟然能够绕船一周，似乎跟我们开玩笑呢！愤怒的喊声从大家的胸膛中迸发出来！

35.

在许多植虫动物中间，有那些名海扁筒的船形腔肠类，那是一种粗大的长方形膀胱，带螺轴质的闪光，把它们的膜迎风张开，让它们的蓝触须浮在水中，像丝线一样，眼看来是美丽迷人的水母，但手触上是分泌腐蚀性液汁的麻草。

36.

半个钟头过去了，我们的情形一点没有改变，就在这时候，我们眼前的黑暗忽然转变为极度的光明。我们的牢狱突然明亮了，就是说，房中突然充满了十分强烈的发光体，我起初简直受不了这种光亮。看见这雪白、强烈的光，我认出，这就是发生在潜水艇周围，很美丽的磷光似的电光。我自然而然地闭了一下眼睛，一会儿又睁开，我看见光线是从装在舱顶上的一个半透明的半球体中发出来的。

37.

我仔细观察着他，他的工作非常有规律，在半个小时之内，没有任何危险成胁到他。渐渐地，我开始习惯这种有趣的采球工作。忽然，当这个印度人正院在水族的时候，我看到他做了一个惊恐的姿势，然后站起身，用力向上一跳，试图返回海面。

38.

生命的美丽，永远展现在她的进取之中；就像大树的美丽，是展现在它负势向上高耸入云的蓬勃生机中；像雄鹰的美丽，是展现在它搏风击雨如苍天之魂的翱翔中；像江河的美丽，是展现在它波涛汹涌一泻千里的奔流中。

39.

在这浩瀚的大海中，人并不孤独，因为它能感受到身边涌动的生命。大海是一个奇妙的超自然存在，它是运动，是爱。它是无数的生命，犹如你们的一位诗人所说。

40.

人生似一束鲜花，仔细观赏，才能看到它的美丽；人生似一杯清茶，细细品味，才能赏出真味道。我们应该从失败中、从成功中、从生活品味

出人生的哲理。

41.

在收到何伯逊部长的信之前三秒钟，我还像不愿意去北冰洋旅行一样不愿意去追逐海麒麟。读了这位海军部长的来信，三秒钟之后，我才理解到我的真正志愿，我生平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捕捉这样捣乱的怪物，把它从世界上清除出去。

42.

到这里，植物界开始和矿物界竞争。一些垂头丧气的向阳花，余香飘渺，叶已半凋的花冠耷拉着。在长叶枯萎的芦荟下，星星点点地生长着一些菊花，样子显得有些腼腆。在一条条岩浆流之间，我还发现了一些小紫罗兰，依然清香扑鼻。我承认，我贪婪地闻了闻。芳香，是花的灵魂，而水生植物的花，色彩绚丽，却没有灵魂！

43.

那一夜在印度洋上，它不是攻击了某些船只吗？那个葬在珊瑚墓地的人，不正是诺第留斯号引起的冲突的牺牲者吗？而在所有的海面上，人们也正在追逐这可怕的毁灭性机器！

44.

是啊！海水没有结冰。海面上只有一些小冰块，一些浮动的冰山；远处是碧波荡漾的大海；天空中有成群的鸟，水里有成群的鱼；海水的颜色，由浅到深，从湛蓝转向橄榄绿。

45.

我们在很细，很平，没有皱纹，像海滩上只留有潮水的痕迹的沙上行走。这种眩人眼目的地毯，像真正的反射镜，把太阳光强烈地反射出去。由此而生出那种强大的光线辐射，透入所有的水层中。如果我肯定说，在水中深三十英尺的地方，我可以像在太阳光下一样看得清楚，那人们能相信我吗？

46.

这时候，我倚在船头右舷围板上。康塞尔站在我的旁边，眼睛向前看着

。全体船员，爬在缆索梯绳上面，细心考察渐渐缩小和沉黑了的天边。军官们拿着夜间用的望远镜，向渐次黑暗的各方搜索。月亮有时从朵朵的云间吐出一线光芒，使沉黑的海面闪耀着光辉；一会儿又消逝在黑暗中了。

47.

灯光照在这些色彩艳丽的珊瑚树枝上，造成各种各样的的迷人景象。我似乎看到这些膜性圆柱形管足在海水的涌动下摇曳。一些身似轻燕、游得像鸟儿飞一样的鱼，在珊瑚之间游来游去。

48.

托雷斯海峡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带，不仅遍布着刺猬一般的暗礁，而且岸边还住着凶狠的土著人，听说他们吃人肉。即使最大胆的航海家，也不敢冒险通过这里。

49.

兰可夫探照器使用起来，我们沿着正在形成的珊瑚层走，这些珊瑚脉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有一天将会把印度洋的这一部分海面封闭起来。路旁尽是错杂的小珊瑚树所形成的混乱的珊瑚树丛，枝杈上长满白光闪闪的星状小花。不过，跟陆地上的植物正相反，固定在海底岩石上的珊瑚树的枝杈，全是从上到下发展的。

50.

这可怕的一切不过是瞬间发生的事情。鲨鱼转身返回，翻转脊背，准备一口将印度人咬成两段。正在这时，我察觉到蹲伏在我身旁的尼摩船长突然站起身来，然后手持短刀，奋力向那头怪物冲去，准备迎面与它决战。

51.

可是，这种无益的搜索再也不能拖得过久。林肯号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实在丝毫没有可以责备的地方了。美国海军部派到这只船上的人员，从没有表现过这么大的耐心和热情；失败并不能怪他们；现在除了回航没有什么可做了。

52.

因此，反响发生了。首先是人心失望，给怀疑的心理打开一个缺口。船上产生了另一种情绪，造成这情绪的因素是三分羞愧，七分恼怒。死盯住一个空想，自然是“愚蠢”，但更多的是恼怒！一年来累积起的像磐石一般的理由，一下子完全垮下来了，这时每个人都想好好吃一吃，睡一睡，来弥补因为自己愚蠢而牺牲了的时间。

53.

他发出命令。为了不至把敌方惊醒，林肯号减低速度，小心谨慎地前进。在大海中碰到睡着了的鲸鱼，因而胜利地攻击它们，这并不是希奇的事情，尼德·兰也不止一次在鲸鱼昏睡的时候叉中了它们。加拿大人又到了船头斜桅下，走上了他原来的岗位。

54.

各种各样的贝壳、软体类动物散步在柔软的沙滩上，将海底装扮成花园一般。我们的头顶的上方是各种各样的水母飘荡着，恰似仙女撒下的朵朵鲜花。

55.

风雨过后，眼前会是鸥翔鱼游的天水一色。走出荆棘，前面就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登上山顶，脚下便是积翠如云的空蒙山色。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黯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

56.

当然，对于这样一个忠心的仆人我是信任的。通常我从不问他是不是愿意跟我去旅行，但这次旅行有点不同，是一次期限可以无限延长的远征，是凶多吉少的冒险，是追赶能像敲碎核桃壳一样撞沉一艘二级战舰的动物：就是最没有感觉的人，对这问题也得考虑考虑吧！康塞尔会有什么意见呢？

57.

我认为法拉古舰长把这人请到船上来，是完全正确的。这个人，单单他一人，从手和眼两点来看，就相当于全体的：船员。我不能有再好的比方，只能说他是一架强度的望远镜，而且是一门随时可以发射的大炮。

58.

珊瑚虫是一群聚集在易碎的石质伪珊瑚树上的微生物的总体。这些珊瑚虫有一种独特的繁殖力，像枝芽滋生一样，它们有自己本身的生命，同时又有共同的生命，所以这种情形好像是一种自然的社会主义；我知道最近关于这种奇怪的植虫动物的研究结果，照生物学家的观察，珊瑚虫在分支繁殖中就起矿化作用。对我来说，去参观大自然种植在海底下的一处石质森林，实在是最感兴趣不过的了。

59.

不过，快到半夜的时候，它不见了，或用一句更准确的话说，它像一只大萤火虫一样不发光了。它逃了吗？我介就怕它逃，我们不希望它逃。但到早晨零点五十三分的时候传来一种震耳欲聋的啸声，好像被极强的压力挤出的水柱所发的啸声那样。

60.

在大厅中间是一个美丽的喷泉，水珠在电光的照耀下喷落在一个大贝壳做的水池中。这个贝壳大约有6米长，极其罕见。周围的玻璃柜中全是五颜六色、价值连城的珍珠和各种珍奇的海底动植物标本。

61.

我爱它，像是爱我最心爱的东西一样！虽然你们的船常受海洋的意外袭击。海上一切都是危险的，荷兰人杨生说的很好他说人们在海上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怕人的无底深渊的感觉但是在诺底留斯号船上，人们心中就一点没有什么害怕。

62.

我摸索着慢慢地走。走了五步，我碰到一堵铁墙，墙是用螺丝钉铆住的铁板。然后，我转回来，撞上一张木头桌子，桌子边放有几张方板凳。这间监狱的地板上铺着很厚的麻垫子，走起来没有一点脚步声。光光的墙壁摸不出有问窗的痕迹。康塞尔从相反的方向走过来，碰着我；我们回到这舱房的中间，这舱房大约长二十英尺，宽十英尺。至于高度，尼德·兰身材虽高，也没有能衡量出来。

63.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了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睬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64.

偶然的会把这种植虫动物的一些最宝贵的品种摆在我面前。这种珊瑚跟在地中海、法国、意大利和巴巴利海岸打到的一样有价值。商业上对于其中最美的几种给了“血花”和“血沫”这样诗意的名字，它们的鲜艳颜色证明这是有道理的。这种珊瑚一直卖到五百法郎一公斤，在这一带海水里面实在是蕴藏有无数打捞珊瑚的人的财富呢！

65.

很快，我便明白了他的恐惧。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这不幸的采珠人头顶。那是一条巨大的鲨鱼，它的眼睛放着光，张开大嘴，正斜向采珠人冲来！我吓得目瞪口呆，甚至一动都不能动。

66.

我的思想飞向法国去了，好像跟着黄道地区十二宫的星宿一齐去似的，这些星是有好几个钟头照着法国的。月亮在顶上星辰中间辉煌照耀，我于是想到，这座忠实殷勤的地球卫星要在后天回到相同的这个地方来，掀起这些海波，是诺第留斯号脱离它的珊瑚石床。

67.

百米之外，水底呈现出不同色度的蓝。海底是一片又细又平整的沙滩，我们慢慢地在水中行走着。前面不远处的海底岩石上，长满了世界上最美丽的水生动植物。

68.

像山的冰山，冰田或无边际的平坦田场，浮冰或漂流的冰，层冰或碎裂的冰田，圆形环弯的称为冰圈。到处都有峭削的尖峰，像直升到二百英尺高的细针，远一点，削成尖峰的一连串悬崖，带着灰白的色泽，像一面一面的大镜，反映出一些半浸在云雾中的阳光。

69.

耐心等待适用于我们的一切逃跑计划，不管是两年后，还是两天后。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会不会有机会让我们利用，我们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

70.

珊瑚丛越来越密，树枝状结晶物也越来越大。在我们面前，是真正石化的矮林，千姿百态，犹如造型奇特的建筑。我们那些蛇形管灯的灯光照在天然拱门凸凹不平的表面上，会产生梦幻般的效果。

71.

大海平静如镜，天空湛蓝，随着海浪在微微地起伏着。微风从东边徐徐吹来，海面泛起微微涟漪。云雾散开，放眼望去，天际尽收眼底。浩瀚无边的大海，一片空寂。

72.

马车从百老汇路直到团结广场，再经过第四号路到包法利街的十字路口，走人加上林街，停在三十四号码头，这一趟车费是二十法郎。码头边，加上林轮渡把我们（人、马和车）送到布洛克林。布洛克林是纽约的一个区，位于东河左岸，走了几分钟，我们便抵达停泊林肯号的码头，林肯号的两座烟囱正喷出浓密的黑烟。

73.

可是我刚刚长途跋涉回来，很疲倦，非常需要休息。我只想回去，回祖国去，看看朋友，看看我在植物园内的小房子和我收藏的珍贵标本。但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止我。我忘记了一切，忘记了疲倦、朋友、珍藏，我毫不犹豫就接受了美国政府的邀请。

74.

他们都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真的，眼睛和望远镜好象被二千美元奖金的远景所眩惑，一刻也不愿休息。白天黑夜，人人都留心洋面，患昼盲症的人因在黑暗中能看得清。比别人要多百分之五十的机会获得这笔奖金。

。

75.

这时正是下午三点。领港人从大船下来，上了他的小艇，驶到在下风等着他的一艘小快船那边。煤火添起来了，机轮更急地搅动水波，大船沿长岛低低的黄色海岸行驶，在晚间八点的时候，西北方不见了火岛的灯光，船便开足马力，在大西洋黑沉沉的波涛上奔驰了。

76.

餐厅里的装饰既高雅又朴素，两边各放着一个高大的橡木餐柜，上面有乌木的装饰花纹。餐柜由一些隔板隔开，这些隔板都呈流线型，上面摆放着一些贵重的陶器、瓷器和玻璃器皿。天花板上的图案精美极了，灯火透过来也显得分外柔和。

77.

看到最怪诞、最荒唐、甚至神话式的生物，也不会使我惊骇到这种程度。造物者手中造出来的东西怎么出奇，也容易了解。现在一下子看到那种不可能的事竟是奥妙地由人的双手实现的，那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十分惊讶了！

78.

像闪电一般快，他们粗暴地把我们架进这只潜水船中。我的伙伴和我，简直连辨明方向的时间都没有。他们走进这浮动的监牢中，心中会有什么感觉，我可不知道：但我自己却不禁打了个寒战，感觉皮肤都冰凉了。我们跟谁打交道呢？无疑地是跟一些新型的横行海上的海盗打交道。

79.

战舰跟那鲸鱼冲撞的时间是在夜间十一点钟左右。所以到太阳升起，我们还得游泳八个小时。我们替换着游，游八小时必然可以做到。海面相当平静，我们还不至于过度疲劳。有时，我的眼光想看透深沉的黑暗，但什么也看不见，只有那由于我们游泳动作激起的浪花透出一点闪光来。在我手下破碎的明亮的水波，点缀在镜子般闪闪的水面上，就好像一块块青灰色的金属片。真可以说，我们是在水银中游泳了。

80.

我们愈往南，这些漂流的冰岛就愈来愈多，而且愈来愈大，南极的鸟类

千百成群地在岛上营巢，这是海燕、棋乌和海鸭，它们吱吱喳喳的叫声震得我们耳聋。

81.

我们一进去，上面狭小的盖板立即关上了，四周是漆黑的一团。从光亮的地方，突然进入黑暗中，我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我感到我的光脚是紧紧地踩在一架铁梯上。尼德·兰和康塞尔，被人们抓得紧紧的，跟在我后面。铁梯下面一扇门打开了，我们走进去以后，门就立即关上，发出很响亮的声音。

82.

旋毛鱼，这鱼发电的力量相等于电鳗和电鱼。多鳞的纹翅鱼，这鱼身上有古铜色横斜的带纹。淡青色的鳖鱼。好几种虾虎鱼等。最后是一些身材较长大的鱼，一条头部隆起的加郎鱼，好几条一米长的美丽的鲤鱼，身上带天蓝和银白相间的颜色，三条华丽的金枪鱼。不管它们行动得多快，可也没能躲过袋网，脱不了身。

83.

灯光在色彩很鲜艳的枝叶中间照来照去，显现出美丽迷人的景象。我好像是看见了薄膜一般的和圆筒形样的细管在海波下颤动。我要去采它们的带有纤维触须的新鲜花瓣（有的刚开，有的刚露头）的时候，有些身子轻快、鳍迅速摆动的鱼走来，像鸟飞过一样触动了它们。但是，当我的手一挨近这些活花朵，这些有生命的含羞草的时候，花丛中立即发出警报来。于是雪白的花瓣缩入它们的朱红匣子中去了，花朵在我眼前消失了，珊瑚丛随即转变为一大团圆石丘。

84.

克列斯波林中打猎，托列斯海峡搁浅，珊瑚墓地，锡兰采珠，阿拉伯海底地道，桑多林火海，维哥湾亿万金银，大西洋洲，南极！夜间，所有这些忆念，梦一般连续过去，使我的脑子一刻也不能安歇。

85.

我自然也熟悉当时议论纷纷的这个问题，而且我怎能不知道呢？我把美国和欧洲的各种报刊读了又读，但没有获得进一步的了解。因为这个怪

物，我作了种种猜测。由于自己拿不定主意，我始终摇摆于极端不同的见解之间。这是一件真实的事，那是无可置疑的；怀疑这事的人，请他们去摸一摸斯各脱亚号的裂口好了。

86.

天黑了，我们紧张地等待着机会。尼德迫不及待地想跳进海里，我劝慰着他，让他不要冲动。依我看，鹦鹉螺号将会在海面上攻击对方，我们可以乘人不备很容易地逃走。

87.

法拉古舰长是一位优秀海员，完全配得上他指挥的这：只战舰。他的船跟他融为一体，他是船的灵魂。关于那条鲸鱼类动物的问题，他心中并不存在什么疑问，他不许在船上讨论有无这只动物的问题。他相信这动物的存在就像许多老实妇女相信有海怪一样，完全是出于信仰，而不是由于理智。这怪物是有的，他发誓要把它从海上清除出去。他像罗得岛的骑士，像杜端尼。德哥森去迎击骚扰他海岛的大蛇。不是法拉古舰长杀死独角鲸，就是独角鲸弄死法拉古舰长，没有什么中间路线。

88.

他发出命令。为了不至把敌方惊醒，林肯号减低速度，小心谨慎地前进。在大海中碰到睡着了的鲸鱼，因而胜利地攻击它们，这并不是希奇的事情，尼德兰也不止一次在鲸鱼昏睡的时候叉中了它们。加拿大人又到了船头斜桅下，走上了他原来的岗位。

89.

不过康塞尔还拖着。他有时抬起头来，直往前看，发出呼喊，回答他的声音越来越近了。我几乎没有听见，我的气力尽了，我的手指都僵了，我的手再不能支持我了：我的嘴抽搐着，一张开就灌满海水：冷气侵袭着我。我最后一次抬起头来，一会儿又沉下去了。

90.

这人眼中闪出愤怒和轻蔑的光芒，我看得出这个人的生活中一定有过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他不单把自己放在人类的法律之外，而且使自己绝对的独立、自由，不受任何约束！

91.

林肯号是为着它的新目标而特选和装备好的。它是一般速度很快的二级战舰，装有高压蒸汽机，可以使气压增加到七个大气压力。在这个压力下，林肯号的速度平均可以达到每小时十八点三海里，这是很快的速度，但跟那只巨大的鲸鱼类动物搏斗还是不够的。

92.

我前面说过，法拉古舰长这人很细心，他把打巨大鲸鱼类用的各种装备都带在船上。就是一只捕鲸船也不会装备得更完备了。我们船上的武器，应有尽有，从手投的鱼叉。一直到鸟枪的开花弹和用炮发射的铁箭。在前甲板上装有一门十分完善的后膛炮，炮身很厚，炮口很窄，这种炮的模型曾在1867年的万国博览会中展览过。这门宝贵的大炮：是美国造的，可以发出重四公斤的锥形炮弹，射程是十六公里。

93.

在太阳光的照射下，浓雾渐渐消散了。一轮红日从东方的天际涌出。海面被阳光照射得像燃着了的火药，发出一片红光。云彩散在高空，染上深浅不同的色泽，无数的“猫舌头”预告今天整天都要刮风。

94.

我绝望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我看见战斗形势开始发生逆转，船长被鲨鱼掀到海底，它那巨大的躯体沉重地遮在他的上面。这时，鲨鱼张开它的血盆大口，仿佛工厂中的大力错对准尼摩船长，准备将他切割成碎片。可是，正在这危急的时候，尼德·兰手握鱼叉飞快地冲向鲨鱼，然后向它猛力投出了鱼叉。

本文链接：<https://duanjuziku.com/duanjuzi/yap5ui55jx.html>